

我的探險生涯 (下)

斯文赫定著
孫仲寬譯
丁道衡校

西北科學考查團叢刊之一

H 4 3 4
亞
5

我的探險生涯 (下)

斯文赫定 著
孫文寬 譯
丁道衡 校

西北科學考查團叢刊之一

我的探險生涯目錄

上冊

自序 附原文

- 第一章 怎樣的起始……………一
- 第二章 經過厄耳布爾士山脈到德黑蘭……………九
- 第三章 騎着馬經過波斯……………一五
- 第四章 經過美索布達米到巴格達……………二三
- 第五章 經過波斯西部的冒險騎行……………二九
- 第六章 君士坦丁堡……………三八
- 第七章 往見波斯王的一位大使……………四四
- 第八章 一片墳地……………五〇
- 第九章 到德馬溫得山頂……………五四
- 第十章 經過耶拉撒——太陽的地……………六一
- 第十一章 麥什特殉道者的城……………六八
- 第十二章 布喀拉和撒馬爾罕……………七〇

第十三章	到亞洲內地	七九
第十四章	和 <u>布喀刺</u> 巡撫同處	八五
第十五章	坐車行了二千哩——一個在『世界屋脊』上的冬季旅行	九二
第十六章	和 <u>啓耳基茲</u> 人同處	一〇三
第十七章	我和『雪山之祖』的奮鬥	一一一
第十八章	我走近那沙漠	一二一
第十九章	沙海	一二八
第二十章	旅行隊慘遭不幸	一三五
第二十一章	末日	一四四
第二十二章	荒野人跡	一五三
第二十三章	第二次到 <u>帕米爾</u> 去旅行	一六二
第二十四章	我在沙漠中發現了二千年前的古城	一六七
第二十五章	野駱駝的極樂園	一七四
第二十六章	返回一千二百哩	一八〇
第二十七章	亞洲中部的一段偵探小說	一八七
第二十八章	我第一次到西藏	一九三

第二十九章	蒙古人同野驢與野犛牛	二〇〇
第三十章	在 <u>唐古特</u> 強盜的區域內	二〇八
第三十一章	到北京去	二一五
第三十二章	回到沙漠中	二二四
第三十三章	我們在 <u>亞洲</u> 內地最大的河上的生活	二三二
第三十四章	和 <u>冰塊</u> 奮鬥	二四二
第三十五章	大沙漠中危險的旅行	二四九
第三十六章	我們在 <u>羅布</u> 沙漠中發現了一個古城	二五八
第三十七章	我們在 <u>塔里木</u> 支河上的最後幾個星期	二六八
下冊		
第三十八章	在 <u>東西藏</u> 的探險	二七五
第三十九章	死裏逃生	二八五
第四十章	不帶水經過 <u>戈壁</u> 沙漠	二九三
第四十一章	埋沒在沙漠中的 <u>樓蘭</u> 城	三〇〇
第四十二章	回到 <u>西藏</u> 高原	三〇六
第四十三章	假裝着一個香客到 <u>拉薩</u> 去	三一七

- 第四十四章 西藏人的一個囚犯.....三二六
- 第四十五章 被軍隊擋住.....三三〇
- 第四十六章 經過西藏到印度再回西藏.....三四三
- 第四十七章 和四國政府爭抗.....三五〇
- 第四十八章 風濤中航.....三五九
- 第四十九章 冒死前進穿過北西藏地方.....三七一
- 第五十章 經過那大白空地——「未經考察」的地方.....三八二
- 第五十一章 聖河中的香客.....三九一
- 第五十二章 和班禪喇嘛在一起過年.....三九六
- 第五十三章 在扎什倫布和施履資所得的經驗.....四〇五
- 第五十四章 奇怪的廟宇——黑屋裏的僧徒.....四一二
- 第五十五章 新的岡底斯山山路——摩汗默德·愛撒的末一次旅行.....四二二
- 第五十六章 雅魯藏布江源流的發現.....四二八
- 第五十七章 聖湖馬納薩羅發.....四三四
- 第五十八章 魔湖刺卡斯塔爾.....四四一
- 第五十九章 從聖山到印度河的發源地.....四四五

第六十章	在西藏北部淒涼的冬天·····	四五三
第六十一章	我變成一個牧人·····	四六二
第六十二章	又成了西藏人的俘虜·····	四七二
第六十三章	經過沒有人曉得地方的新旅行·····	四八五
第六十四章	到印度去·····	四九四
第六十五章	結論·····	五〇一

第三十八章 在東西藏的探險

在天明以前幾個小時，我們起始預備一天疲倦經過荒野的旅行。當牲口喝完水以後我儘將銅盆裝滿水爲我們自己和狗飲用。地很堅硬，上面有石子和粗沙。北方的湖澤看來像一條模糊黑暗的絲帶。其餘的景物都是黃灰色。山脈愈來愈清楚。突出的岩石，山谷的入口，和裂隙，漸漸地可以看見。

努力的進行了七個小時以後，我們走過一個石塚。

托克塔阿渾演說：『現在我們已經走了一半路了』。

馬士革和約爾達士因爲熱和乾燥的原故，都精疲力盡了。我們站住了幾次，給牠們水喝；牠們還落在後面。我們又止步一次等候着，但事牠們一點信息也沒有。牠們回到湖中去了麼？沙都爾拿着一桶水騎馬轉去，後來在牠的鞍上帶着約爾達士回來。馬士革喝了水像得暴症似的死了。我們用籠子將約爾達士裹着捆在駱駝上。牠是絕對地無救了。那幾隻小狗臥在另一隻駱駝上的筐裏。當牠擺動的時候，牠們前後地搖蕩。

末後我們到了山谷口一個浮浮作響的小川，在那裏休息了一會，我們第一件做的事就是放開那三條狗。牠們的腿站不住，但聽着淙淙的泉聲，停止了渴望便甦醒過來。牠們一面再三的喝水，一面咳嗽，後來便在小川中躺下很快樂地打滾。美麗的馬士革不能得到這裏使我傷心。在山谷裏較高一點的地方有很多的垂絲柳。我們在達特力克·布拉克 (Talik-balak) 水源駐紮下來，現在高出海面有六千三百呎。

以後幾日，我們經過初次的兩個山嶺，阿斯庭塔格 (Astin-tagh) 和阿卡多塔格 (Akato-tagh) 從第二座山的通道

中，我們又看見第三個向南的山嶺，契門塔格（Chimantaga）。在我們和這山中間有一個長的開曠的山谷，那裏有一個小湖。我們在牠岸上紮下我們的帳篷。

在忒米爾力克（Temiik）水源，我們是高出海面九千七百呎。我們正向在荒涼西藏的再高的地方去。當我們在那裏讓我們的牲口休息的那日，一整個駱駝隊帶着從羅布淖爾西南的一個小鎮諾羌我們預定下來的玉蜀黍到了。

從曼達立克大本營來的信差也到了，說一切都很好。有一個信差已經被伊斯蘭巴僱用，因為他對於那個地方比任何人都熟悉得多。這個阿爾達特是阿富汗人的後代。他說波斯話。他有一副鷹鼻，短鬚，和滿着憂愁的眼睛。他是以獵犂牛爲生，整年地獨自住在山裏，吃的是野犂牛肉，喝的是雪水。他的家私祇有他身上的衣服，一根毛繩，一枝來福鎗，和一些子彈。到夏天他的弟兄帶着驢子來取他所殺死的犂牛的皮，拿到克里雅市場上售賣。他常常高昂着頭，帶着莊嚴的態度，獨自一個人走。

我問他道：『若使你打不着犂牛，怎麼辦？』

『我祇得受餓，直等我再尋着一隻犂牛。』

『寒冷的冬天晚上，你在什麼地方睡覺？』

『在深谷和洞穴裡。』

『你不怕狼麼？』

『不怕，我有來福鎗，火銃，火石，和火絨。在晚上我便生一個火。』

『有猛烈的風雪的時候，你會被雪封閉住過麼？』

『是，但是我老有法子逃脫。』

『總是孤單一個人不憂悶嗎？』

『不，我除了我的父親和兄弟以外，不掛念別人。他們每年夏季來幾天。』

阿爾達特是神妙得可愛。他像一個神話中假裝的王子。他簡捷無誤地回答一切問題，但是除非有人問他，他不說一句話。從來不曾看見他對別人有笑容或談話。他好像是從憂戚中逃出來，力求孤獨危險和堅險的掙扎以抵制狼羣和風雪，但是他究竟是一個人類，有的時候，或者渴望遇見別的人民。因此當我問他是否願意同我到荒野的西藏作第一次的旅行，他答應去。他當我的獵人，指示我穿過高山的秘道。

七月十三日，我們又完全聚集在曼達立克的泉源和樹林中，在那裏設立了第二個大本營，將來探險的起點。

七月十八日，我們動身作第一次探險。我打算測繪東西藏各部從前尚未有人到過的高原的地圖。我們所帶的食物足夠八個人用兩個半月。瑟頓是我的隨身僕人和廚子。土多巴領着七隻駱駝。毛拉領着十一匹馬和一頭驢。一個幹練的羅布人，庫曲克 (Kuchuk) 是當我們將來發現湖澤時的船夫。一個從克里雅來的金鑽夫，尼亞斯 (Nias) 管理我們的十六頭羊。阿爾達特是個獵人兼引導的職務。托克塔阿渾騎着馬幫助他。約爾達士，馬爾契克，和從一個東方的游牧帳篷裏不要的一頭大蒙古狗也和我們在一起。

在第一個駐紮的地方，我們經過兩個通道以後已經高出海面一萬三千呎了。野犛牛，野驢，鯨鼠和鷓鴣等時時在我們四周。酷熱的炎夏剛剛過去，天氣已經轉寒入了冬季。溫度降到二十三度。七月二十二日，我們拆了帳篷，那時風雪整夜地怒號。我們就在冰天雪地中奔馳前進。

在黎明的時候，帳篷中起了大紛擾將我驚醒。瑟頓說尼亞斯和十二隻羊失蹤了。祇有四隻拴着的羊還在。大家都趕快出去尋找。瑟頓騎上馬走了。約在十點的時候，尼亞斯很懊喪地帶着一隻羊回來。他發現其餘的九隻羊都被狼嚼死，在雪地上血泊中散亂地臥着。祇有一頭未曾遭殃。尼亞斯會蓋了一張氈席臥着，到半夜的時候，被浙瀝的脚步聲和羊叫驚醒。他起來看見三隻狼已經逆着風偷進羊羣裏。那些愚笨的羊羣向荒野中跑去。尼亞斯赶快跑去追趕牠們，但是忘了叫醒別人。狼攔住那羣羊將牠們扯成碎塊。祇有一隻逃脫了。那狡猾的狼利用風雪的大聲怒號，所以狗一些什麼也不會聽見。

當我們走了以後，那些狼大概站在發生慘劇的地方。現時我們較比從前更需要阿爾達特的來福鎗了。我們對於那隻單獨的羊，高興的程度比懊喪那些被殺的羊的損失還大。

從此以後，我們在那些探金者和獵人所稱為阿拉塔格 (Ara-tash)，契門塔格，和卡爾塔·阿拉干 (Kala-alaghan) 的多雪的山嶺走了很多難行的道路。在卡爾塔·阿拉干山，我們經過一個一萬五千七百呎高的通道，從那裏向南望看見很多屬於四個山嶺的終年被雪覆着的山峯，和最遠去處地平線上的阿卡塔格。不多幾年前，我受了很大的痛苦到過那裏。我們從卡爾塔·阿拉干山的南坡下到一個空曠山谷以後，就隨着向西走。我們還在從前俄國游歷家達發羅與力特爾得爾所探險過的區域裏。我們在山谷中央進行，那裏有成羣的鼯鼠在洞口吱吱的叫着，等我們的狗追上前去，便穿入洞了。

三十四隻野驢聚在一起在山谷中吃草。瑟頓和阿爾達特騎着馬追趕牠們。除了一隻母驢和她的剛生了不到四天的小驢以外，牠們都跑散了。後來那母驢也逃跑無踪。阿爾達特便將那小驢捆在牠們馬鞍上。過些時候我們又捉住一隻小驢，



生了二個星期野驢

將牠們多用毯子包起來，歇在一隻駱駝背上。我們打算用粥餵養牠們，直到牠們能够放出去吃草。牠們到也慢慢地吃。但是等後來牠們現出憔悴的神氣的時候，我讓僕人放牠們在沙漠上被我們捉着的地方，或者可以使牠們的母親帶回去。托克塔阿渾很懇切的對我說凡是人手摩過的那些小驢，母驢便不要牠了。若是如此，這兩隻小驢定將被狼類吃掉，我們所以決定將牠們宰了牠們的肉到細嫩可口。

一片境界清晰的流沙地，其上有相當高度的沙丘，沿着這個大山谷週圍的南山嶺的整個山根伸展，那處有一種馬蠅名叫「伊拉」(Ira)。牠們最歡喜停在牲口的鼻孔裏。我們的馬被這些惡魔威嚇得苦，每次必打噴嚏，搖頭，不願馱的貨物和騎者，躺在地上打滾。野驢，和羚羊白天走進平安的沙山中，晚間到山谷裡來吃草。在日落以前一會的工夫，我們看見三十頭野驢在沙地裏徘徊，向山谷走去。牠們看見了旅行隊便停留在一個高沙山頂上，站成一列昂着頭嗅的墨黑的野驢，襯着永久不化的雪地，成爲黃灰沙漠中一幅美麗動人的圖畫。

我們走近了普爾法爾斯所發現的一個小湖巴士庫木·拜爾(Bash-Kum-Koi)——上沙湖——那裏有十四隻野驢正在嚼草。瑟頓潛行到一頭老公牛面前，但是牠並不受驚，注目的看那獵夫，還向前走了幾步。瑟頓反轉身跑了回來。大家都笑他。他想掙回自己的名譽，後來捉得一頭小狼回到營帳裏。用繩挽了一個結套在小獸的頸上，我們把牠作爲囚犯。托克達·阿渾相信如果牠受了傷，牠的母親必定在我們這未幾隻羊身上報復。但是那狡猾的狼在晚上竟將繩索咬斷逃脫

了。我的僕人希望牠將來長大起來，喉管被那項圈阻住，但是我想那母狼定能設法將繩套脫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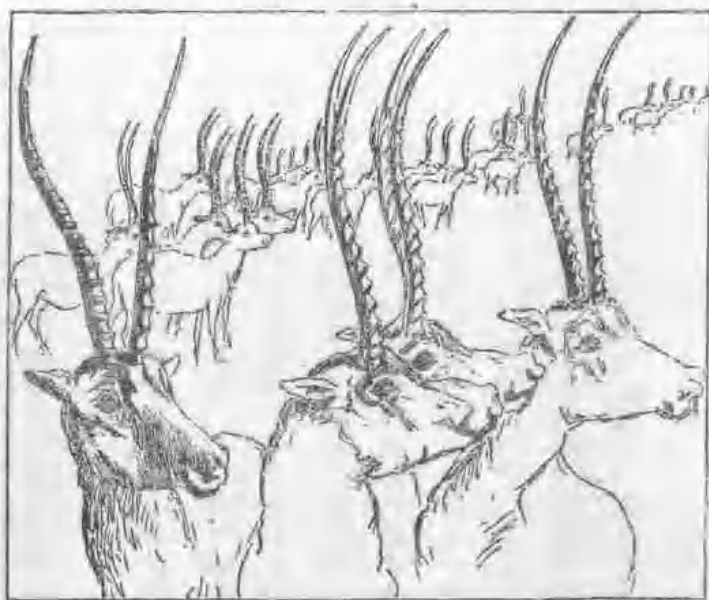
我們向陀卡達山頂進行的道路是遠而又難走。路上還有不少山嶺的奇異的曲徑。一刻下雨了，一刻下雪了，一刻太陽曬得很熱。大的野蜂在空中嗡嗡的叫，聲音如大風琴似的。在山谷中有時我們驚散了成羣的羚羊。這些伶俐的獸類的光亮的角在日光中閃耀着如同槍刺似的。沒有別的景物比牠們再美觀了。

從這裏再前進，阿爾達特便不熟識了；所以士多巴騎着馬到阿卡達山頂去尋一條路徑。約爾達士同他一起去。那隻狗看見一隻羚羊，便追牠過了一個峽道。士多巴回來的時候，約爾達士還是不見。我們繼續向前進，意想那隻狗將來能尋着我們。一陣大雨下來了。我們立刻停住，但是趕不及支起帳篷使我們不淋濕。約爾達士還是失蹤，不但和我們大隊相隔一個山道而且被滂沱大雨阻住。士多巴騎着馬回到從前那羚羊和狗走失的山脊上去，末後遇見約爾達士。牠是已經失去知識——牠迷失了自己的足跡——在一個我們從未到過的偏山谷中去找我們。

後來我們從那一萬七千呎高的通道橫過阿卡達山，走下一個長的大山谷。四年前，我曾在那裏發現二十二個湖泊。現在我們南面是一片新的荒野。我們將進行的道路從前祇有兩個探險家走過。現在我到了一個無名之地，那裏祇有野犂牛，野驢，和羚羊走過的路徑。我覺得知足了。阿爾達特打死了兩隻羚羊，所以我們又可以吃幾天肉，不必宰殺我們還剩下的三隻羊。

夜間的景象宏壯得很。綠邊發亮的零散的浮雲飛越過天空的明月；南邊一大片的冰川上閃耀着銀色的雪花。我們的四周十分的幽靜荒涼。

旅行隊的牲口現出疲倦的現象。在這些高原中草地是很劣。每日有極大的西風，雨雪和冰雹。我們的駱駝因為在夏



日毛都脫落，所以覺得寒冷。但是受了凜烈的天氣的激刺，牠們身上漸漸又長毛了。

一 羣 奧 倫 呀 翁 羊

我們現在從北往南橫跨西藏高原必須經過所有一切東西並行的山脈。從每個山道中可以望見南邊無數新的山脈，和其中偉大而寬曠的山谷。我們前面又有一個山脈。地勢看過去是平坦了。我騎着馬在前面走。那荒蕪的土地是潮濕而且柔軟。我下了馬拉着牠。牠每走一步脚踏到泥土中有一呎深。駱駝慢慢地隨在後面走也很艱難。牠們的脚踏下去的深坑立即充滿了水。我們不能再在這種危險的污泥中前進，所以等到了一萬七千二百呎高的地方便回轉了。我們將牲口放在一個山谷中休息了兩日，那裏青草甚少。我們夜間用氈子將駱駝蓋着，免得牠們在風雪中受凍，瑟頓的馬死了，因此他憂悶得很。他已經教了那隻馬各種的技術，他能够使牠坐下，將牠

前來，等他在馬鞍上拿鼎的時候，牠便慢慢而又小心地走。

八月二十一日，我們試着從另一個通道經過那污穢的泥地。地面和從前一般地危險。駱駝和馬匹走過的時候，腳底下喀喀地響。人人都赤足前進。我們的心跳得很急，彷彿要破裂似的。末後我們到了一萬六千八百呎高的山頂上。

一隻孤獨的狼在那裏藏着。我們到那山頂的時候，雷聲隆隆地下冰雹了。地面都震動起來，聲音如同兵艦上的禮炮

似的。我們所站的地方很高，所以浮雲是一半在底下的山谷中。我們是在風寇的正中心，什麼都分辨不出來，又不知從何方向可以走下這可怕的山脊。我們沒有別的法子可想，只可以在雨中支搭帳篷，將駱駝都結成一個半圓形，用氈子蓋着。所有的物件都淋濕。帳篷，氈子，和行李都滴瀝地落下水來，一隻駱駝在上山的時候倒下了。其餘的將牠鞍鞍中的乾草吃盡。

次日天氣很好。我們在這個可怕的山嶺的南山腳下的山谷中，發現沙土中有一片草地，我便在那裏休息了兩日。我們的衣服和氈子都鋪展在沙地上曬乾。

我們又走過一個山脊，到了一處大平原，那裏的土地很合乎旅行，在南方極遠處有一個鹹水湖，我們便在西北岸邊紮住。一日深夜僕人們聽見遠遠地有些怪聲，覺得不安，因為那個彷彿是人叫。阿爾達特疑惑是狼。他曾打傷一隻羚羊，但他逃走了。後來他發現那隻羚羊被狼吃盡。我們雖需要肉食，所有的米麪却還充足。

八月二十二日，我和庫察克搖着一隻船到南岸的一個小山去，夜間大隊將在那裏生一個野火等候我們。天氣是令人快樂。湖水很淺，所以庫察克有幾個小時的工夫只能用槳抵在堅硬的鹹層湖底上。再向前進，我們發現最深的地方也不過七呎半。那湖彷彿是一個平淺的盆地上的一層薄水。那日天氣清和而又沒有風。湖面上十分地安靜。太陽光照着各種景物，顏色頗為離奇。附近船邊的水是淡綠色，遠處是深藍色。天空，湖水，片雲，高山，和一切景物都模糊地現露着。氣候是很熱，所以我們在山中淋濕以後，到現在都乾了。湖水含有很多的鹽質，什麼物件漬着以後都發白色。這裡和死海一般，不過我們所在的地方是一萬五千六百呎高。起初幾個小時以內，我們可以看見左岸上的大隊，但後來離得太遠了。

一日過完，到了黃昏的時候，我們正在湖上，既看不見火光，又無駱駝和馬匹。我們走上岸去，在小山上四面觀望，那裏有一個野驢的頭顱和一隻熊的新足跡。我們大聲的叫，但是得不着回音。大隊定遇着什麼事了。不然，至少有一二個人給我們送食物，衣服，和鋪被來。

在未完全黑暗之前，我們拾了些犂牛和野驢的糞當柴火。九點鐘的時候，我們生一個火坐着談了一個小時的話，然後便睡了。庫察克將帆布裹在我的身上，一個救命圈當作枕頭，半隻坍塌的船如一口鐘似的倒覆在我的身上，我便如同棺材中死屍似的躺着。庫察克用手掘些沙土圍在我的四周，不使我身體受涼。我因此想到一個掘墓的人，將墓穴填滿。庫察克自己爬到船的那一半底下。一陣大雨打在緊張的帆布船底上，聲音嘈雜。那很可以算爲我們出喪的鼓聲。我不久便睡着了，直到次日早晨太陽升起得很高才醒過來。

東方起了一陣涼爽的清風。那對於我們是極爲合宜；因爲我們將要沿着南岸向西走去，探詢大隊的消息。我們又將那隻船的兩半合在一起，裝上桅杆，支起帆篷，在鹽河中很快樂地走了三小時。因爲船搖擺地極利害，庫察克覺得頭暈。末後我們看見了那帳篷。瑟頓和阿爾達特涉到淺水中將我們的船拉到岸邊。我們已經餓了，渴得喝着早飯。阿爾達特打死了一隻野驢，所以我們又有肉吃了。

我們的大隊被一條一百八十呎寬十呎深，流到那鹽湖中的河水阻擋住。我們回到那河邊去，從河面上橫拉着一條繩子，經過十四次替班，將行李搬過來。馬匹能泅水過河，但是駱駝是極費事了。牠們得用船拖過來，但是到了水中如同死的一般，等到腳踏着實地以後。才恢復原狀。

完了以後，我們繼續向南前進，過了不多幾日又到了一個鹽湖。這湖水是從南面兩個很美麗的淡水湖而來。這個區

域是極可愛。我便願意犧牲一個星期工夫，我們的駱駝和馬匹在湖邊吃草。我自己從各方渡湖，測量深度，畫湖岸的圖，或在壁立的山石下釣魚消磨我的光陰。我和庫察克不大暴風中遇着不少危險，但是平安過去了。

九月二日，我騎着馬向南走了十七哩路，經過一個荒野地方，那裏有很多的野驢，犁牛，羚羊，野兔，田鼠，鰥鼠，野鵝，狐狸和狼。有幾個山坡上滿是犛牛。

我們又聚集在帳篷裏的時候，發現我們的肉食足可吃兩個星期，因為阿爾達特打死了一個小犛牛和四隻羚羊。但是我們離開了曼達立克的大本營已經一個半月，所帶的食物祇可以支持兩個半月。我們已經將麵粉給牲口吃了些，所以在重要的食物是肉了。直到現時，我們都還安適，但是我們必須從還未考查過的荒野中一條更西的路回去。我的計劃並不想再深入西藏內部，因為我打算在冬季未完以前，再去拜訪那羅布沙漠中的古城。